



07156

元至正石刻

太上感應靈

篇圖說一卷

附明感應紀述靈驗

一卷錢塘丁氏重刊

光緒戊戌季春仁和

八十老人王憲曾題



感應篇懲惡勸善之書也世多以爲道家文字非儒者所尙又其言不能常接於心目雖前賢句爲之傳篇爲之贊長篇巨帙大字正書有束之高閣新若手未觸者遂使太上之言幾於具文竊嘗稽之於書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於易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然則福善禍淫之理猶響之於聲形之於影雖其設教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惡則其理未始稍異也今閱其書往往與經史脗合特覽者未之察耳於是博考經傳參合同異附註句下區別其類總二十六門纂集成圖揭於座右以便觀覽若盤孟戶牖之有銘俾得常接乎目每警乎心不至於怠忽遺忘也顧其辭詳則卷軸有限又懼覽之者憚繁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欲泛覽流觀則有前人之傳贊在苟因筌而得魚同歸於至善不遷之地則余之所望也泰定甲子上元錢塘陳堅君實自識

人在天地間凡吉凶福禍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真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爲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一爻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必有餘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菑流後世慶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感應篇圖說戶

一

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註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實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註揭之座右真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予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懷乎可懼久聞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入起居恐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視何止一鄉



之善士而止哉求余敘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監于  
茲仇遠書

感應篇圖說序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

錢塘陳堅君實父撰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在人頭上錄人罪過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下圖已載勸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善二十六事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

感應篇圖說

一

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下圖已載懲惡

百七十事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勸善凡二十六事

忠孝

臣事君以忠孝爲百行之原事君盡忠事親盡孝分所當爲臣子之大節

友悌

兄弟天倫也分形共氣故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

矜孤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父情實可憐撫育訓誨皆所以爲恩德

感應篇圖說

二

卹寡

詩云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夫老而無夫窮而無告者仁人之心尤宜憐卹

敬老

書曰汝毋侮老成人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懷幼

語云少者懷之所謂懷者懷之以恩德也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慈心於物

隱惻矜卹於物謂之仁如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啟蟄

不殺方長不折之類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莊子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麟鳳尚知不啄生蟲不履生草況人乎

右勉孝敬慈愛

濟人之急

濟人於窘急之際猶溺而得舟倒懸而得解也以富濟富非君子周急也

救人之危

見人顛危力能救之陰德豈可量蓋死生於此繫焉危而不扶亦獨何心

感應篇圖說

三

憫人之凶

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幸有遭罹於凶災豈可不惻然思以救之

施恩不求報

排難解紛本欲救人之急豈望報乎若責報於人則施者不厭報者倦矣

與人不追悔

古語云何以怒許不與君子作事謀始既以與人隨又追悔小人哉戒之

右勉周急扶危

不銜己長



顏子曰願毋伐善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夫  
自銜己長士之醜行

不彰人短

子貢方人夫子告之以不暇況人有所短而欲彰之  
此非重厚之君子也

受辱不怨

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人能責己  
則亦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居寵思危蓋福兮禍所倚安得不恐懼戰惕乎夫如  
是則祿位可保

推多取少

感應篇圖說

四

記云分毋求多蓋利者亂之始也若計利則害義寡  
取則不爭讓則有餘

右勉謙慎廉讓

正己化人

書云爾身克正罔或不正君子正己而物正者也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不履邪徑

端人正士行不由徑姦夫佞人動履陰險道若大路  
舍之不由必致顛危

不欺暗室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道者日用常行之理君子以禮動以□□是則進非  
則退惟理所在而已

右勉行己正直

積德累功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德  
無大小積功乃成也

過惡揚善

易曰君子過惡揚善大凡人有惡則當掩之善則稱

感應篇圖說

五

之反是則薄德人也

樂人之善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樂善之謂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仁者見人之得則喜而不寐聞人之失則發憤忘食  
視人猶己故也

右勉好德樂善

懲惡凡一百七十事

違父母訓

穀梁傳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夫教子以義方欲子成



人不遵親誨非孝也  
違逆上命

權臣擅命子弗祇服厥父事皆違逆上命者也縱汝  
不畏國有常刑

暗侮君親

書曰爾毋面從退有後言若事君事親而面是背非  
陰行侮慢罪豈容誅

詆觸父兄

父子兄弟一體而分者也入孝出弟理之當然干犯  
在上神人之所不容

恚怒師傅

感應篇圖說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苟或姿質凡下必撻以記之師  
而可怒自暴棄者也

慢其先生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故弟子服心喪三年輕道  
慢師非學者之所宜

嗜酒悖亂

惟酒無量不及亂此聖訓也小人無德以將恃狂暴  
以犯上取禍之道也

右戒干犯在上

唾流星

河圖曰大星下流華渚感生白帝然則星者聖賢之

精靈而可唾乎

指虹霓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止奔之詩也此則以虹乃星之餘氣指之則獲罪耳

輒指三光

日月君后象星斗萬物精皆蒼生之所仰照而輒指之是有無尊之心也

久視日月

視日不瞬君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視日月而能久是有不臣之心也

訶風罵雨

感應篇圖說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彼敢肆狂訶罵者乃不敬乎天地

對北惡罵

帝座在紫微垣中故有北辰之號而眾星共之對之惡罵非狂則愚

對北唾涕及溺

北辰天之樞也居中不動有人君之象對越上帝君子焉敢肆其不敬乎

指天地以證鄙懷

易曰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而小人指山盟海誓於枕席之間褻瀆甚矣



右戒不敬天地

輕慢先靈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祖禰而不加敬無父母之人也爾子其從不孝乎

罵神稱正

敬鬼神而遠之聖人之格言也曷嘗以罵爲正乎胡不聞乎瀆神之語哉

呪詛求直

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爾惟不愆奚恤人之言

自呪呪他

感應篇圖說

八

傳不云乎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輕要神明以詛人已鬼神其實臨之

竈火燒香

祭祀則以陽燧取火所以致潔也今太上垂教禁竈火焚香謂其不潔歟

穢柴作食

勞薪爨飯尙或辨之豈惟穢氣上蒸不可作食惡其觸穢於竈之神明也

夜起裸露

南史載劉琨兄夜隔壁呼之不應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蓋不欺暗室也

對竈吟詠及哭

盛夏祭竈則固有神以司之故有疾則禱焉今乃詠於斯哭於斯何意也

引神明以鑑猥事

左傳要盟無質神不臨也況以猥瑣事引神明以鑑照乎是瀆於神明也

右戒褻瀆鬼神

晦臘歌舞

晦者日月交會之際臘者新故交接之時道家所當戒謹也其可作樂乎

朔旦號怒

感應篇圖說

九

吉月必朝服而朝謹其始也而叫號忿怒其敬安在道家所忌亦若此乎

入節行刑

月令立春行慶施惠立夏則慶賜遂行所以順氣序也曷嘗於此行刑哉

右戒喜怒非時

虐下取功

以急歛暴徵旁緣行禁侵刻下民要取功名殊不思

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詔上希旨

希意導言謂之詔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所謂



逢君之惡是也

輕蔑天民

左傳所謂以民爲土芥者也民乃天所生敢行暴虐以害之是戕其天也

擾亂國政

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好興事舞文弄法者鮮不爲國之大姦唯上所察

賞及非義

賞以勸善若不宜賞而濫賞或當邑而予縣皆非義也善爲國者賞不僭

刑及無辜

刑以懲惡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蓋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殆哉

棄法受賂

陸宣公所謂紀綱大壞賄賂公行者是也若然則冤枉者多矣民其何賴

以私廢公

唐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用胡人爲節度使致使安祿山傾覆天下

誅降戮服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禍莫大於殺已降其反報必至於殺身滅族而後已

賞罰不平

書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若賞及無功罰及無辜何以懲勸天下乎

入輕爲重

漢陳咸曰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故陳氏子孫貴顯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此衰亂之世也若曲直倒置冤枉者多矣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陳湯受金上封奏王參子此尙未至於害民若受賂

感應篇圖說

二

以直爲枉其害甚矣

右戒蠹政害民

見殺加怒

昔大禹出見罪人猶下車問而泣之子獨何心又加以怒死者能無憾乎

縱暴殺傷

聖人用刑初非得已乃欲殺人如麻流血成淵獨不見支解車裂之報乎

剛強不仁

春秋傳云剛愎不仁必敗家語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君子可不謹戒之乎



狠戾自用

書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況凡人自用則小苟不知畏則喪無日矣

辱人求勝

好勇者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況辱人以求勝者安知不爲禍耶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紂觀炮烙謂龍逢曰樂乎然惡無大小厥罪惟鈞自古惡人未有無報者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決水以害人之田放火以焚人之屋使民食息無所

感應篇圖說

三

其害甚於劫掠者乎

右戒殘狠不仁

強取強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昔虞公求璧與劍遂有出奔其池之禍可不戒哉

好侵好奪

漢詔云吏以賄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此侵奪之大者也奈籍沒何

沽買虛譽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何爲欲盜虛名於人乎違道干譽雖大禹猶嘗戒之

採取姦利

機巧趨利世有託救火以攫財藉援溺以麗物幸災  
樂禍之人寧無報乎

巧詐求遷

唐嚴挺之欲求大用稱疾願醫京師意得見上竟爲  
李林甫奏罷而不用

虜掠至富

傳曰幸災不仁苟因兵火之際乘時虜獲至富不思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分外營求

所謂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蠅營狗苟不知

感應篇圖說

十三

限量至於死而後已

貪婪無厭

記曰分無求多若貪婪而無厭則不奪不饜故老子  
云禍莫大於不知足

苟富而驕

富而無驕猶爲僅可少有而驕淺中狹量人也驕淫  
矜夸將由惡終戒哉

右戒苟求名利

傾人取位

傳所謂毀人以自成者如戰國之士所爲是也殊不知  
出乎爾者反乎爾



殺人取財

書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凡不以人命爲重而取財者皆是也

危人自安

語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今乃害人以利己於汝安乎

減人自益

易稱君子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小人反是損人益己放於利而行故多怨

侵人所愛

楚莊王楚子反欲取夏姬申公巫臣皆曰不可而巫

感應篇圖說

十四

臣取之終致殺其族

耗人貨財

分人以財謂之惠爾乃設計以耗散他人之財縱不入己由我而耗則一

認恩推過

好善惡惡人之同情不能克己力行妄以恩認歸己而以過推於人謬矣

嫁禍賣惡

呂不韋嫁禍於嫪毐袁盎歸咎於晁錯雖苟免一時其後終不得其死也

自罪引他

如公孫敖無功而誑李陵桓溫喪師而歸罪於袁真  
不有天刑必有人禍

以惡易好曰見其害而趨其利曰見其利而忘其害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君子存心也以其所不善易  
人之善是誠何心哉

假借不還 祭器曰器 器者好者 論德得義 情不  
典籍錢物久假而不歸掩爲已有者世最多有此以  
借爲名取之者盜也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昔晉獻公滅虞虢而取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厥後  
爲里克殺其二子焉

感應篇圖說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有以人生前所寄白金百兩還死者子不肯受者未  
聞欠債願人死者也

右戒損人益己

射飛 潘濬諫孫權曰絀絕指破皆能爲害蓋謂不惟損於  
物命亦恐因以傷生

逐走

虞人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詳味箴言亦戒逐獸

發蟄



仲秋蟄蟲坏戶季秋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仲春始出非時發掘則死

驚棲

孔聖弋不射宿此聖人仁及於物處禽之棲宿猶人之寢驚之則不安也

填穴

誰能出不由戶螻蟻之有穴猶人之有戶也若塞其穴則無路可出死矣

覆巢

月令方春物生戒毋覆巢遂其性也巢乃禽之棲止覆之猶毀人之屋也

感應篇圖說

士

傷胎

月令孟春犧牲毋用牝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傷其母則子從而亡矣哀哉

破卵

記曰春田士不取麇卵其生也物雖未成而性命已具於其中忍破之乎

敗人苗稼

稼穡民命所繫故詩曰去其螟蟥及其螬賊無害我田穉人而蝗心可乎

無故剪裁

布帛之物生自蠶織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

始成丈匹可妄費乎

非禮烹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况又非禮烹宰者乎

散棄五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君子譏之蓋食乃民命所繫  
力耕而成其可棄乎

勞擾眾生

有生之類莫不欲安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織羅密  
而羽禽躁於澤嗟乎

春月燎獵

感應篇圖說

七

國君春出不圍澤繼之以火魯焚咸邱春秋譏之况  
於常人燔林而獵乎

用藥殺樹

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不可勝用用藥以害他人之  
樹此損物之人也

無故殺龜打蛇

龜以下則殺之蛇當道則斬之况元武神而合形苟  
非有故慎勿害之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因物制器欲利於人乃欲毀損以妨民用者噫是豈  
仁民而愛物之意乎



右戒損害物命

陰賊良善

荀子曰害民曰賊書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暗  
箭損人逆理之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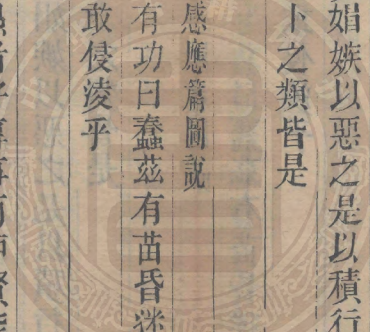
貶正排賢

正人在位則邪人不得逞其姦一網打盡而後快於  
其心但彼亦未免耳

壅塞方術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是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如不傳醫卜之類皆是

侵凌道德

感應篇圖說

十六

昔禹誓師有功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天  
降之咎況敢侵凌乎

毀人成功

苟卿有言患者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  
成事不說況欲毀乎

蔽人之善

凡蔽善之人因己不善恐人壓己故爾傳不云乎不  
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挫人所長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黜之其  
後卒爲臏所殺之也

願人有失改賢戒語

鄭慶曰幸災不仁大凡人視天下之溺由己溺之

願人有失樂禍甚矣漢之幸災樂禍者千代謂

妄逐朋黨只逐人也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歐陽公論之詳矣惟人君不能

辨其君子小人故耳不識此故賢與不賢之人不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樂人之禍禍將及之不見李苻欲置盧多遜於死地

苻隨亦貶死於其所且謂欲置我於死地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富貴在天見人富有而操嫉妒之心欲其破耗縱快

感應篇圖說

二九

其意何益於已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疾一旦墮於陷穽不

能援又下石焉殆哉小人幸其為善而欲其敗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此妨賢病國之人不知稱

人之善人亦稱其善趙公論之積矣小人豈不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左氏宋羊斟不與羊羹之享故敗宋師君子乃謂羊

斟非人也刑孰大焉小人欲其敗也

見人右戒妒賢嫉能



乘威迫脅

如董卓強聘皇甫規妻拔刀圍之而曰孤之威教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逞志作威

書曰毋依勢作威夫肆欲陵人快一時之私不知怨之者深禍不旋踵乎

苛虐其下

君可馭臣下主足制僕妾苟不以其道則禍在蕭牆吾待如犬馬彼視若寇讐

恐嚇於他

平邱之盟恫疑恐喝於諸侯晉遂失霸況常人乎若

感應篇圖說

三

取人財物明有刑書

凌孤逼寡

書云不虐無告老而無夫幼而無父皆窮而無告理當哀矜况忍凌逼乎

壓良爲賤

彼亦人子耳陷其身於驅奴之中寧無衛青者哉况於法非輕於汝安乎

懲志右戒威力加人

短尺狹度

同律度量衡王者之大事也小人惟知欺心以取利不知犯法以致禍也

輕稱小升

謹權量蓋持其平也陳後主時雷震殺一人背有字

曰斗稱輕重宜戒之

以偽雜真

揚子有云欲售偽者必假真夫以偽代真害人者莫

如藥誤國者莫如姦

謾驀愚人

漢王吉傳民者愚而不可欺夫愚者而可謾天理不

可謾吾誰欺欺天乎

虛誣詐偽

無稽之言誣善之人徽詭之行象恭之心有一於斯

感應篇圖說

主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誑諸無識

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欺天罔人

過於白晝攫

左道惑衆

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爲也自古術士妄言致

人族

竊人之能

如郭象竊向秀所註莊類殊不思作偽心

穢食饒人

色惡臭惡下缺食而下缺



右 下缺

背親向疏

不愛 下缺 悖德蓋於所厚者 下缺 薄也恩義安在

骨肉忿爭 忘恩背義

唐張公藝 下缺 字遂能九世同居同氣連枝 下缺 忿

乃無義之人也

攻訐宗親

書稱以親 下缺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攻發親 下缺

之陰私不義之甚矣

叛其所事

歐公所謂 下缺 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者是也 下

感應篇圖說

三

缺者狗彘不食其餘

受恩不感

子曰以德 下缺 受恩而不知感乃忘其所 下缺 背惠

食言春秋所譏

得新忘故

漢 下缺 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 下缺 得新忘故

不義之甚也

右戒忘恩背義

向背乖宜

凡人燭理不明則必昧于趨向是所謂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乎

是非不當

荀卿

下缺非之謂智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指鹿為

馬狂者多矣

棄順效逆

石碣有云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禹之言也戒哉

偏憎偏愛

好惡不得其中則不能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每好矜誇

書云矜其能喪厥功又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誇人

感應篇圖說

自滿者不欠之道也

作為無益

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官吏臨政興下缺受其賜反

是則遺患矣

施與後悔

缺中勿許人物正恐施而下缺而後悔則不成恩惠

矣

念怨不休

缺子所善以其不念舊惡下缺寢皮怒猶未已忍人

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俗諺下缺妻女淫人宜深

戒之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缺許聘于齊則客或跛或下缺之於房卻克怒伐齊

幾亡

右戒好惡乖宜

訕謗聖賢

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謗諸同學

鹿門誠子書曰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下缺合

感應篇圖說

語

志同方而欲謗之非義也

離人骨肉

晉驪姬譖申生於獻公使父子相離而下缺不四年

而人亦殺其子矣

破人婚姻

婚姻下缺之好人之大倫繫焉而鼓脣下缺之豈君

子成人之美哉

形人之醜

缺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

過中求其有過

許人之私

以訐爲直聖人所惡人有小過當爲掩蓋欲攻發人之陰私薄惡甚矣

毀人稱直

缺惡直在其中爾乃毀人之短 下缺直夫何直之有

哉祇取辱耳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大率讒譖之人何代無之惟其聽之者不明故也

右戒毀謗讒譖

越井

井養而不窮百姓所以並受其福若驀越其上則有

感應篇圖說

二五

井泥不食之患戒哉

越竈

竈者五祀之一烹飪是賴民命繫焉敢有超越之者

是褻瀆其神也

跳食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况於食上跳躍而過其可

以飼人乎可不戒諸

跳人

記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同類可

躍君不見胯下士乎

右戒非禮



知過不改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謂無過過而不改則惡日長是故惡積不可揜也

知善不爲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旣知善之當爲而不爲則亦知惡之當去而不去也

護己所短

周子通書今人有過不喜人規猶如護疾而忌醫室滅身而不悟也戒之

怨天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反己自修無怨乎外若怨天者則不

感應篇圖說

三

勤之人者則無智也

苟免無恥

苟免刑罰而無羞愧怙終之人將由惡終文中子曰辱莫大於不知恥也

干求不遂便卽咒恨

事有不可行力有所不及求而必獲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何敢咒恨乎

右戒弗能克己

用妻妾語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惟婦言是用商紂亡國謀及婦人雍糾亡身戒哉

不和其室

禮運云夫婦和家之肥也多因惑於嬖妾致有天婦反目家之索可待也

無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世有易內而飲酒驅子以殉戰彼皆禽獸之行也

右戒齊家無方

逸樂過節

逸豫無期詩人所刺樂極則悲禮經是懲管敬仲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

淫慾過度

感應篇圖說

二十七

樂而不淫著於詩首懲忿窒慾訓於大易二者不節天壽之本可不戒乎

力上施設

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惟務貪役人力以成其事不察妨奪農時而害民

右戒不自慎節

男不忠良

男乾道也咸懷忠良臣子大節不忠不良是不能踐乾道成男之肖貌也

行多隱僻

惡之匿於心而他人不及知者陰毒之人也一毫不



可蘊於心況多者乎

心毒貌慈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害物人謂之人貓然終於竄死

口是心非

言願行行願言此君子所當勉若口是心非小人之常態也何忍爲之乎

鬪合爭訟

聖人之心欲使無訟不仁之人鼓舞釁端鷓蚌相持始快其意是誠何心

助人爲非

感應篇圖說

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然助桀爲虐桀亡汝亦亡爾戒之

包貽險心

包藏禍心所謂笑中有刀潛殺人此人面獸心之人不知毒人人亦毒已

埋蠱厭人

漢江充使胡巫作桐木人埋之誅殺數萬人及皇太子後武帝夷充三族

懷挾外心

夫爲人臣而懷二心爲人婦而挾私意皆天理所不容鬼神所共誅者也

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孟子曰非理之理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一舉動而乖於禮義無所不至矣

右戒性行邪僻

女不柔順

女子十年姆教婉婉聽從異爲長女以其有柔順之道焉否則惟厲之階

不敬其夫

儀禮云夫者妻之天也可不敬乎彼庸奴其夫欲何所爲乎是不祥人也

失禮於舅姑

感應篇圖說

五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飾不敢見而敢失禮者雖有婦容婦功眞悍婦也

常行妬忌

以色列妬以行曰忌此女子小人之常情皆君爲臣制失爲婦制而然也

損子墮胎

旣已成形亦一人命載生載育而以毒藥殘其生其慘過於劊剔孕婦也

右戒婦人女子



三教垂訓惟制其心堯傳於舜舜傳於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純乎天理至善而無惡然因一念之發而後善惡分焉故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必當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苟非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則安能發皆中節無過不及者哉老子之書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蓋人能息念神水常清休心靈源常靜則水火自然升降至於動靜兩忘清濁一源則天地之理悉皆歸於一身釋氏之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若心有住卽爲非住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感應篇圖說

三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李善齋集太上感應篇傳載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以非謂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爲不欺神明蓋心者神明之舍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犧牲之奉惟以不欺爲事耳燕山寶十郎名鈞年三十夢祖父謂曰汝壽不永且無子曷不早修陰德以迴造化禹鈞惶懼於是遇親戚故舊及貧困者有喪未舉有女未嫁或窮而無業公皆出金帛以助成之與夫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建屋聚書廣開義學苟可修德無不樂爲後十年復夢父祖謂曰

今汝名挂天曹以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當爲洞天真人又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五子八孫登第貴顯爲參政尙書學士公爲左諫議大夫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范文正公曰吾之宗族在吾固有親疏以吾祖宗視之均爲子孫況祖以積德至吾富貴今苟不恤宗親又何顏入家廟見祖先乎遂買良田四十頃爲義莊均及宗親歲支口糧縑帛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其子克紹父志增廣義莊文正公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

感應篇圖說

三

既歸文正問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文正怡然喜見於色其父子德量一至於此王沂公之父掇拾字紙滌以香水收焚後夢宣聖曰汝敬吾教當遣曾參來生汝家生子名曾榮顯拜相尙霖因李鑄病故而貧乃資助其母函骨歸鄉嫁女于士族夢鑄泣謝來生爲子後官至大理寺丞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焚借券後復大歉竭家惠濟賴以全活者萬計李□□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怠韓忠獻公琦富文忠公弼虞敏元發陳文惠堯佐王懿敏素李允則知郡歲飢自出己財及□□振濟全活飢民



至於九百六十餘萬蘇文忠軾知杭州大疫出財合藥  
施療所活萬千子孫悉皆登第貴顯其韓公琦富公弼  
爲仙主紫府司岷臺王叟劉燼行醫能善用心雖勞不  
倦治療多效死葬尸解居地香氣累月不絕如子房之  
忠吳猛之孝許眞君除害救民趙素臺濟窮卹死周伯  
酷好放生皆得升仙呂公誨爲官正直昇爲上帝司糾  
王昌運本推司不敢棄法受賂白日上昇爲保和眞人  
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度爲西華眞人王咨權鹽  
潼川彊鷲抑民倍認鹽額戶皆破敗咨亦暴卒爲牛馬  
絳爲幹官苛虐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肆暴督

感應篇圖說

三

刷背發左右兩疽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肉潰  
至盡脈息方絕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枉勘一僧爲寇以  
涇紙糊口鼻土囊壓臍腹裂而死獄吏李郁推司劉元  
知軍孫諮判官趙禹皆暴卒李若水腹痛號呼而卒一  
門喪盡盧多遜貶朱崖而李苻改令竄春州死地後苻  
坐事竄宣州上怒亦改竄春州死丁謂秉筆竄寇萊公  
於雷州在後丁謂坐事亦竄崖州李叔卿爲郡功曹最  
號廉謹同寮孫容嫉之誣謗妻其妹事遂傳播叔卿抑  
鬱自殺妹憤亦自縊數日間雷震孫容死置屍於叔卿  
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毛口俊侵吞  
人田產僞換絕契改典作賣死入冥獄子孫失音而死

俞彥輔凌轅鄉里吞奪田產兩足變化爲蹏屢作馬嘶  
遂死劉口行獵多殺禽獸背生三鼈隱在皮肉間鬻食  
痛不可忍而死人心所行善惡隨感而應捷於影響先  
人坦齋陳君實處心以善有口斯文嘗謂曰作善作惡  
惟人所爲降祥降殃惟天所命胡不敬慎而戒謹哉乃  
與同友張中父互爲參考儒典註述感應篇圖說以勸  
戒今重模勒以垂於久同志君子相與勸勉不亦宜乎  
時至正壬辰上巳嗣子從仁從義從禮從智孫士賢士  
良士方士正拜手敬識於鶴齋從禮書丹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附錄

胡文煥感應紀述靈驗

昔峩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虛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醒

遂寧府周篋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及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藍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篋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閒畫星官

感應篇圖說附錄

一

像呼篋謂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演說之功今一槩追至將汝改注壽祿說今放還之後若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篋出吏戒曰汝至陽閒更將感應篇廣行傳播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但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女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之路篋因省放回敬錄以警世人 噫卽此知彼二人但興一念而報應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



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男王淨同出嬉遊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哀痛情切發心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爲兒子發是心願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於己卯春有妊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縣定光觀黃錄普度大齋會薦男王淨其時恍惚恰似與亡男共轎回家及至夢覺胎腹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復生一男捨在東獄行宮取名師回願感所至其引鐫刻靈篇稽遲十載未得酬刻至乙酉歲妻復有孕患病甚篤急速命工上此篇板當日刻起卽獲感應病則繼痊

感應篇圖說附錄

二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每云吾鄉友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子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畧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於嘉眉黎雅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四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爲至誠轉誦然止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爲愧昨數日前以病故臥於此適因絕初死之時見鬼吏呼之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



方入門見饑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生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恨身穢惡不能化人乞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誦念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益知太上感應篇實爲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尙爾況知有太上感應篇而不念誦勸人奉行者乎

感應篇圖說附錄

三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爲陰府所攝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狀如職役於下仰視殿左有一碑高可丈餘迺金書太上感應篇就讀誦敬禮而出復經一所宛若官府榜曰速報司方悚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被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一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遂呼王巽謂曰太上感應聖訓汝既敬誦面覩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見本鄉眾刻太上感應篇遂發心助刻一版忽於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第三甲

第十七名意謂應科舉之列次日刻局版樣已刻楊琛  
名字在第十七版信知神夢昭彰不虛報矣丁酉春版  
將成就刻局欲再刻小卷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  
覺由覺而行

又進士沈球因項氏有娠更多病遂發心刻施至三月  
庚申刻成小卷刻者奉板至門項氏卽產不移時母子  
俱慶

又真大奎竭誠募刻是篇繼獲嗣續杭州錢塘汪源子  
成童之日洪武己未往市書局因觀太上感應篇旣  
而請贖欣喜誦源先人號靜虛處士志欲覆版以廣  
其傳力微勿克如願囑言乘時重刻源因先人善願謹

感應篇圖說附錄

四

遵先訓常記遺言父旣早棄欲刻太上感應篇但得我  
母壽年希艾更獲宗嗣以繼是願遂發心於洪武乙亥  
歲募勸善士及玘等各助金資鳩工覆板旣刻首卷卽  
獲符應得嗣以慶堂有老母身履康健果享希年不衰  
憶下誠微願上卽隨感欲母老而得壽欲繼續而得嗣  
心願如是而報應亦如是感應之符不敢自隱今幸刻  
完普願刻者施者聞者見者各獲嘉祥矣



太上感應篇一卷載之宋藝文志及道藏中多與抱朴子語相合宋理宗在潛邸國子學錄鄭清之繕以進呈覽而善之踐祚後賜禁錢梓行並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於篇首先有御史中丞李昌齡爲之注後有西山真氏爲之序是書益大顯於世

國朝順治十三年奉旨刊賜羣臣下逮舉貢生監咸沐彝訓久垂遠布昭若日星已右爲元泰定甲子錢塘陳堅君實氏與其友張氏中父舉是篇一千二百七十七言析條比事凡勸善者二十六事凡懲惡者一百七十事參合異同博攷經傳各注句下爲圖說而勸戒之至正壬辰君實嗣子從

感應篇圖說後跋

一

仁等模以上石後有識云湖山堂杭城壯觀之所感應篇助教懲勸之文恕齋陳從仁勒碑樹於此堂之左以廣士夫之聞見焉樂善君子從便印覽良可列諸座右以爲起居之修省□□□□斯道不泯矣武林贊成善士張仲德仲瑛錢彥和杜兼善徐景祥陳裕之秦君懋曹君義于元善邵君實吳伯玉范澤之金石澤沈性初王信之姜子良祝仲華張輔之徐季遠王□甫周成輔四明□□□鐫按湖山堂潛氏臨安志云在南新路第二橋咸淳二年洪安撫燹買地創建卓然爲西湖最遊者爭趨焉碑正書凡十六列每列行字不等篆額橫列六字高七尺六寸廣二尺九寸不知何時徙杭郡庠光

堯石經之次雖阮文達摘刊其文於兩浙金石志而碑  
久塵封書非專刻讀者慊焉謹爲依寫登之棗梨俾廣  
厥傳并錄明錢塘胡德甫文煥格致叢書感應紀述靈  
驗附於後以相證明云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秋九月里後學丁丙識

感應篇圖說後跋

二

07156

凡釋二十三平不酉味武民用符學丁丙識  
靈驗於後以相證明云  
凡書法書共事曠施善報風氣頓化良登  
長不疎心來繼國文後高序其文氣可觀





